



美滿天下

Meiman Jiatianxia

谁说
断子绝孙就非得是
两小无猜

谁说拉钩上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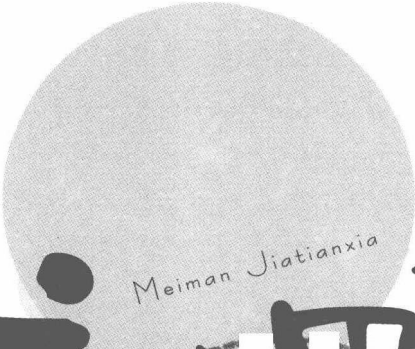
说好了相爱一生却还是会分开

五年不变

你追我逃却还是

躲不开
白头的

安排



美·满·天下

Meiman Jiatianxia



安思源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满甲天下/安思源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487 - 7

I. 美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5950 号

书 名 美满甲天下

作 者 安思源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古月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陈秀梅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183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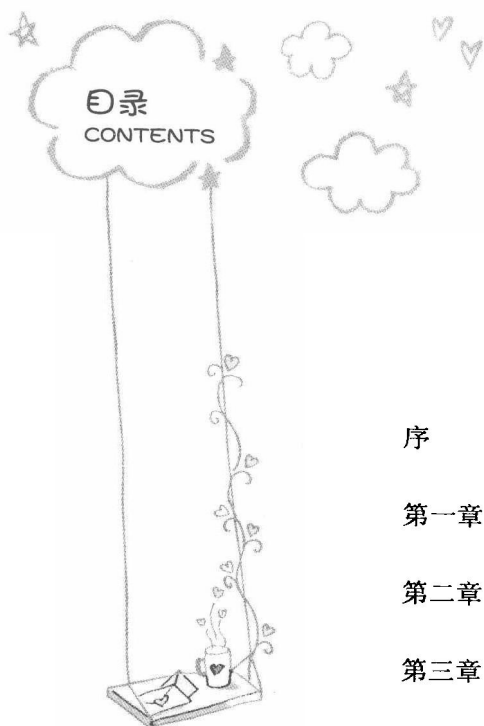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6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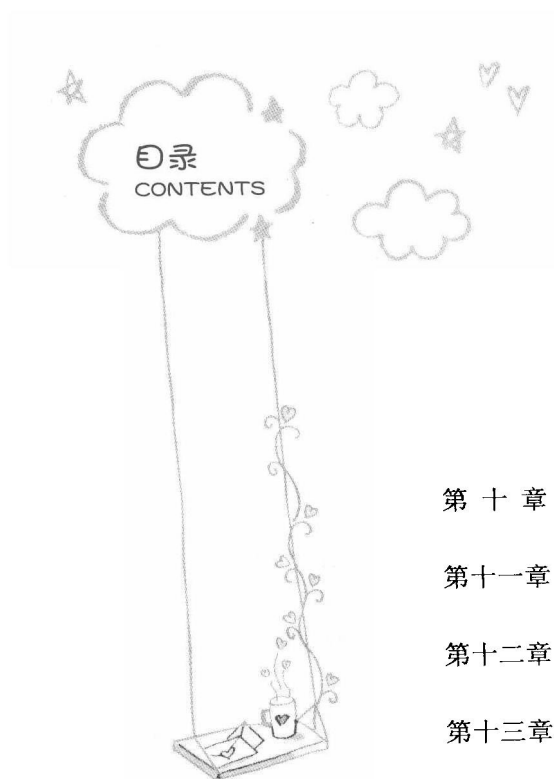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487 - 7
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序	看来你真的很想离婚/1
第一章	不主动，不抗拒，不负责/3
第二章	谁碰我女人，我碰他全家/16
第三章	明天去复婚/31
第四章	随你来的是不是人/46
第五章	情逢敌手/59
第六章	吵吵闹闹又一天/75
第七章	明天跟我爸战斗/88
第八章	切记！不要轻易喝醉/101
第九章	吃的不是饭，是寂寞/116



第 十 章	滚就滚，谁怕谁/131
第十一章	我果然不能没有你/146
第十二章	别再继续，不然后果自负/161
第十三章	离开要趁早/175
第十四章	如果你不是贾天夏/189
第十五章	尝试亲吻，尝试拥抱或沟通/204
第十六章	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用/219
第十七章	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变老/233
尾 声	/248

序

看来你真的很想离婚

“嗯……”带着疲惫的低沉喘气声从他口中溢出。

晕黄的灯光映照床上男人的睡颜，他眉心微皱，下巴上淡淡的一层胡楂，每每刺得她酥麻又依恋，额头有薄汗沁出。

她伸出手指，算不上好看的指甲挑逗般轻轻划过他的额头、鼻梁……一路游走，最后停在了他汗湿的胸前。感觉到沉睡中的他呼吸变得愈发急促，她扬起一抹坏笑，细密的吻落在他胸前，湿滑舌尖像是在玩捉迷藏般，时不时地探出头捕捉刺激感。然后她慢慢闭上双眼，另一只手顺着往下游移，听着他从喉间溢出来的闷哼声，她笑得满足。

别在耳后的头发随着激烈的动作滑下，她伸手想把扰人的头发拨开，没想到却有一只手抢先一步帮她把头发拢到耳后。

她抬眸，正对上一双充满欲望的眼，犹如刚睡醒的豹子般，优雅地斜睨眼前这不自量力的猎物。

“呵……”饶有兴致的笑意从那张弧度完美的唇间飘出，连鼻间的气息都变得慵懒。

握着她头发的手稍一用力，迫得吃痛的她不得不往上扭动。

松手后，他转而扣住她的后脑，起身，反压住她，鼻尖擦过她的脸，舌顺势沿着她的耳边滑下，渐渐开始在脖颈间吸吮。

本该激情满溢的时刻，他半撑着身体，紧握住她的手压在枕上，双手与她十指紧扣。眉端随之一紧，原本惺忪半睁的眸也跟着瞪大，整个人仿佛瞬间清醒般，紧抿的唇线松了松，用暗哑的嗓音质问着身下的女人，“婚戒呢？”

“摘了。”

这回答让气氛顿时冷场，他翻身，坐在床沿边，伸手调亮台灯，脸在双手间深埋了刹那，再抬起时，毫不留情地抛出一句话，“看来你真的很想离婚。”

“……”她现在的表现看起来像吗？一举一动，都摆明了是想挽回啊！

“我答应你了，睡吧。”

……

是不是每一场失败的婚姻都是这样，开始时海誓山盟轰轰烈烈，结束时悄无声息、果断干脆？



第一章

不主动，不抗拒，不负责

盛夏骄阳穿过薄如蝉翼的白纱窗帘透进屋内，像被褥般把床上熟睡的人牢牢覆盖住。

四周很静，甚至能清晰地听到睡梦中的人发出的均匀呼吸声。

——丁零丁零！

——起床啦，起床啦，起床啦……

——今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 Kuso……

蓦然间，床头柜上的十个闹钟外加手机齐齐作响，吵闹的声音震耳欲聋，可床上的人却只是抓了抓那头乱糟糟的长发，翻了个身，咂了几下嘴，双脚缠住毯子，继续睡。

直到所有闹钟都暂告一段落，手机铃声仍旧坚持不懈，那个发型很 Kuso 的脑袋终于忍无可忍动了几下，费力地伸出手去摸一旁的手机。

“丁美满！起床了——”

她才按下通话键，还来不及说声“喂”，手机那边的人就吼开了。

似乎早料到她会闭着眼继续睡，歇斯底里的叫喊声继续传来，“你是不是忘了今天要去面试？还是打算下辈子就这样混吃等死？！”

“啊啊啊……面试！”这句话终于成功地让丁美满苏醒，猛地弹坐了起来。

“对，面试！你以前工作的那家电视台在招聘制作人，你跟我说要去面试，要

东山再起，要改变自己，还让我大清早地牺牲睡眠时间打电话来叫你！你知不知道睡眠对于我这种经常在镁光灯下出现的人来说有多重要？有什么理由我醒了你居然还睡得像头猪一样？你不打算面试了？不打算大变身出现在贾天夏面前把尊严讨回来了？那好，你继续……”

丁美满边听着手机里好友絮絮叨叨的谩骂声，边转头看了眼一旁的闹钟，八点半！如果她的记忆系统没有出错的话，面试时间好像是九点半。

猛地，所有睡眠意识全都消失不见，她清醒了，“对，我要去面试，要东山再起，要去把尊严讨回来！吼，起床了！林爱林爱，我爱你。”

“鬼才要你爱，不聊了，面试结果出来了记得打电话告诉我。”林爱无奈的声音再次从手机里传来，这次没等丁美满回应，她就利落地挂断了电话。

用力甩了甩头，丁美满吸了吸鼻子，意识到没有时间自怨自艾了，眼下该做的就是拿出现代女性的气势去“战斗”。

她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，活像只涅槃重生的不死鸟，一脸斗志昂扬，目空一切地高举起手上的毯子，开始自我勉励宣誓，“丁美满！要争气！现在的目标是……赶上九点半的面试，努力工作，把挥霍掉的钱赚赚赚、全都赚回来！”

早上九点半，车水马龙，到处都是一片忙乱的景象。

电视台门口要比平时更门庭若市，面试的队伍很长，一直蜿蜒到电梯口。

亮如镜子般的电梯门缓缓打开，等待面试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嘘声。

美满提着高跟鞋，赤着脚，穿着一身已经分辨不清颜色的套装，气势汹汹地冲出电梯，无视那一道道向自己射来的鄙夷目光，兀自单手撑着墙大口喘气，平复因奔跑而急促的呼吸。

都说人要是倒霉，喝凉水都会塞牙，她就是霉到极致，骑自行车都会遭遇车祸。不过好在她足够乐观，即便狼狈不堪，美满也认定这是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。

她的出现让四周顿时陷入寂静。面试官歪过头，瞠目结舌地看着门口的丁美满，半晌，总算回过神，厌恶地捏住鼻子，质问正在影印资料的前台，“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让这种客串社会新闻里被害者角色的临时演员到处乱跑，没看见我正在面试吗？”

前台小姐一脸怯懦，接不上话，打算放下手里的活先把美满轰出去。

“我是来面试的！”丁美满握拳，勇敢地说出来意。

“面试？”面试官的声音上扬了八度，逐渐冷静，端起茶杯镇定地回答，“就算是面试社会新闻里受害者角色的临时演员也不能乱跑。”

“同志！你给我看清楚，我是丁美满。老娘在这儿叱咤风云的时候，你不知还在哪里混吃等死呢！”美满以一人之力推开阻挡在面前的层层面试者，横冲直撞地跑向面试官，顺势撩开那一头覆面的凌乱长发，以便让对方看得更清晰。

“噗——”面试官失控地喷出嘴里的茶，瞳孔扩张，不敢相信地紧盯着面前的女人。

抛开由各种不明原因造成的古怪感觉，她再一次细细打量面前的女人。小巧精致的瓜子脸，滴溜溜的大眼，挺拔的鼻梁，俏丽的鼻尖，线条细腻婉约的嘴，组合在一起，活脱脱就是当年荧幕上最低俗……哦，不对，是最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丁美满嘛！

等她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，喷出口的水也收不回来了。眼看着美满不断滴水的脸，她心虚地吞咽一口水，慌乱中抓起桌上的抹布，在美满的脸上肆意游走，“美满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呃……你今天的打扮实在是……太引领潮流了，对，太引领潮流了，以至于我一下子没能认出来。你、你你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也要面试？！”

“不可以吗？你们的招聘启事上并没有说太漂亮的人不能来面试啊。”美满很诚恳地询问。

“可以是，但是……你应该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招制作人吧？有频道需要改版，所以工作量很大啊，而且还要保证一定的收视率……”

“我知道啊。可是你们觉得，想和他抢收视率，有比我更适合的人吗？”

答案自然是没有。

所以当丁美满丢出这句话后，这场吸引来不少业内精英的面试便草草收场，她成了不二人选。待遇还是高规格的，一听说昔日爱将回来了，台长大人亲自出面和她洽谈详细事宜。以美满现在这种三餐温饱都成问题的状况来说，没什么资格去要求工资福利，她甚至是迫切地想要回来工作。

因此，当瞄见合同上那些还过得去的数字后，美满二话不说直接签上自己的

大名。

由于她的爽快，台长激动万分，甚至颠覆了抠门本性，当即决定今晚请吃饭，就当是为美满办的接风宴。

一听说晚饭有了着落，美满眼眸倏地发亮，立刻回去换下那身狼狈的衣服，准时赶到和台长约好的饭店。

即便如此，丁美满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。她有自知之明，清楚自己之所以被选中，并非是自身条件有多优越，而是因为想要和隔壁电视台抢收视率，就必须从他们收视最高的几档综艺节目下手，偏偏那几档节目的制作人，对美满来说意义非凡。

贾天夏，她的青梅竹马兼前夫，此刻正在她面前和其他女人上演激情戏码的烂男人！

饭店走廊里，人来人往，有人就是可以那么迫不及待、不加避讳、堂而皇之地站在角落里缠绵给大家看。再加上那位男主角又帅得太过招摇，更是频频惹来侧目。

他的侧脸轮廓分明，每一道线条都像是经由画师悉心勾勒而成的杰作，饱满的额头沁出薄汗，似是被体内压抑的欲火蒸熨而出，更添了几分男人味。黑色纽扣线衫里头衬着V领白T恤，黑白的搭配简洁又不失品味。他被动地靠在墙上，身材更显颀长，T恤的领口已经移了位，将他推压在墙上的女人正卖力地啃咬他的耳际，白皙的手不安分地游走在他的T恤下，养眼画面附带着让人血脉贲张的女人呻吟。

很美很妙的马赛克画面，可是丁美满却只想说“一对狗男女”！原谅她的恶毒，这已经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含蓄的词汇了。

不期而遇的巧合已经足够震惊，偏偏还是这种情况，她干愣在一旁，进退两难。也不清楚自己站了多久，直到双脚有些发麻时，烂男人才注意到了她的存在，熟悉的瞳孔间只闪过一些讶异，但很快又被玩味取代，原本想推开身前女人的念头也被压了下去。

“有观众呢。”贾天夏好心在女人耳边提醒。

“嗯？”显然还深陷在情欲里回不过味来的女人愣了愣，抬起迷离的眸子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随即像被人当头浇了盆凉水，即刻清醒，“美、美满姐……”

“是你呀。”美满冷眸斜觑，压抑住怒火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些。

可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个清秀的女人——莫蔷，曾经是她节目的外景主持人，甚至称得上是她一手提携上来的人，现在却是在她眼皮底下和她前夫缠绵的女人，真够讽刺的。

“唔……台长他们在包厢里等你，我、我先进去了……”莫蔷尴尬地整理衣服，急匆匆转身。尽管这个时代男欢女爱没什么可心虚的，可当对象是以前朋友的前夫，又碰巧被这位朋友逮到，那就不是什么刺激浪漫的事了。

望着莫蔷匆忙跑走，美满慢慢收回目光，淡漠地扫了眼贾天夏。

他并不急着掩盖收拾那些激情的残痕，反而若无其事地朝着她耸肩微笑，一副“我也是受害者”的模样。

这模样成功唤起了美满的记忆……

——贾天夏，你看不出那个什么校花对你有意思吗？为什么不跟她保持距离？难道你对她也有意思？

——我的宗旨是：不主动、不抗拒、不负责。

那时候这位贾少爷十七岁。现在看来他还真是个颇有耐心的人，把那条宗旨贯彻得很彻底！

美满扬起下巴，抬高姿态，表现出不齿和视而不见，转身想要离开。

“喂，就这么走了？”

身后传来戏谑的声音，还是该死的很好听。

“知不知道你打断了什么？”她的沉默并没让他太在意，甚至没当回事，仍自顾自地继续说。

“交配。”某个不争气的女人停下脚步，气呼呼地呛了回去。

“你在暗喻我是禽兽吗？”她的一如既往让天夏满意地微笑，不知不觉就接近她。

“别过来，一股骚味。”美满皱眉，敏感地后退一大步。

天夏想起她对某些特殊香水味过敏，配合地停住脚步，收敛笑容，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她很早就这么吼回去，可转念一想，他很了解她，吼得越大声就表示越在乎。于是，她故作平静地回道，“快三个月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回家？”他还是绷着脸，好似一副很不爽的表情。

“哦，也不知道是谁害的……”他又不是不知道，她那对曾经极力反对她结婚的双亲后来性情大变，极力反对她离婚，连“不忠不孝不贞”的罪名都给她扣上了，就差没登报断绝关系，怎么可能让她回家。

“我是说我们的家。”他眼眸一凝，打断了她的话。

美满一窒，随后很不客气地失笑，“我们？指你跟我？贾少爷，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

他双手斜插在裤子口袋里默不做声，压抑着想骂脏话的念头。她就非要用如此雀跃的口吻来陈述这种烂事实吗？他当然记得他们离婚了，离婚证书还是该死的绿色，就跟他怀疑美满正在给他戴的那顶帽子一个色！

“那又怎样，离婚之后还能复婚。”一连串的咒骂只在心里默默上演，天夏恢复笑容，做出一副死缠烂打、死不要脸的架势。

“是可以，但前提是我必须单身。”她刻意加重最后两个字的音，以示强调。

“是啊，我们不是离婚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美满张开嘴，卡在喉间的音还没来得及蹦出，就被贾天夏及时阻止。

“别喊！冷静点。”他没忘记这女人的习惯，只要怒气值满格，就会不分场合地咆哮，以示不满。

闻言，美满迅速恢复冷静，倔犟得不想让贾天夏有一种早已对她了如指掌的感觉，故意无比镇定地反问：“我就不能有其他男人吗？”

“嗯，不能有。”他很郑重点头。

“神经病！我这就去找！”丁美满顿悟了。本来离婚夫妻见面只需要点头问好就能擦肩而过，她为什么还要傻站着看他发疯，还很没定力地让自己陪着他疯。

这一次，她的离开，天夏没有阻拦，只是眯了眯眼凝觑着她的背影，嘴角依旧挂着浅笑。

离婚的时候，丁美满对他横加指责，曾经的好与坏都成了分开的原因。他不够体贴，从不顾及她的感受，工作狂，总是擅自替她决定所有的事，把她逼得太紧……大有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的味道。

那好吧，这一次他慢慢来，温和点。

如果没有这一番巧遇，也许这顿晚餐对美满来说会是这三个月来最美味的。

可惜“如果”通常是已经成了定局，所以这顿饭她完全就是食不知味，尤其每每抬头，瞥见坐在对面的莫蔷后，那种胃部翻搅的感觉就越发明显了。

晚餐后，一些同事提议去 KTV 续摊，台长大人严厉地拒绝了。第一次，美满由衷地感激台长的抠门本色，她真的是没有力气再挤出虚伪的笑脸去应对莫蔷了。

那副轻声细语、极力模仿林黛玉的柔弱模样，让丁美满只想作呕。她不是小家子气的人，如果对方仅仅只是个在她离婚后和她前夫牵扯上的女人，她可以一笑置之，或是把罪责全归咎于贾天夏的花心，甚至感谢莫蔷给了她足够的理由死心。但事实上不是，用爱情界的专业术语来形容，莫蔷就是传说中的第三者，俗称“小三”。

当初以一副弱者姿态闯进了她的生活，在博取到她的同情后，成功地让美满领略了何谓“引狼入室”。

就在丁美满和贾天夏领到离婚证书的当天，莫蔷还曾打电话给她，一改从前无辜柔弱的模样，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态度，肆无忌惮地在电话那边讪笑，还赏给她一句，“丁美满，你懂了吗？这世界上没有拆散不了的夫妻，只有不够努力的小三。”

很好，她够努力，她做到了！

要不是缺钱，丁美满打死都不会再回到电视台来上班！但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她也只能硬着头皮，再不爽都得待这儿耗着。于是，丁美满把日子过得很亢奋，就像打了鸡血般。

为了那些不足以塞牙缝的加班费没日没夜地工作，为了不迟到、不早退而起早贪黑，为了几斤白菜跟菜场大妈讨价还价，为了房租厚着脸皮去要求预支工资……她倒是觉得这种生活很充实，可旁人看来却像是种折磨。

“我说美满，你犯得着吗？你和贾天夏离婚后拿到的那些钱，足够让你跻身富婆行列了吧？”

同事的一句玩笑戏语，让美满有苦难言。没错啊，想当初她是真的很有钱啊。可现在为什么会落魄至此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拜一个人所赐……

那个人叫做凌嘉康。

人家都说男女之间是不可能纯友情的，美满不信，她以为她和凌嘉康的关系

足以颠覆这个自然规律。人家又说了，朋友就是该在危难的时候互帮互助，可是为什么她这个朋友非但不伸出援手，还把她拖下火坑，末了还理直气壮、事不关己地抛出一句“想要钱？我没有，我的钱要留给未来老婆用”。

一想到凌嘉康，丁美满就恨得牙痒心痒全身痒，可又无从下手去挠，偏偏这不怕死的居然还撞了上来。

“丁小姐，有你的电话，是个姓凌的先生，要不要帮你接进来？”办公桌上的电话里传来前台小姐甜美的嗓音。

“接接接，立刻帮我接进来。”她激动地拿起话筒，气势磅礴，酝酿了满腹的咒骂。

“闹够了吗，什么时候死回来？”很快，电话那端传来凌嘉康慵懒的嗓音，低低浅浅的，很好听。

即使隔着越洋电话线，美满都能猜到电话那边的男人是什么姿态。眼眸半睁，足以诱惑人一亲芳泽的唇微微上扬，那不是在笑，而是在嘲讽，还喜欢单手支颐，那个男人从来不介意这个动作会把脸弄变形，因为不管怎样都很帅。

凌嘉康只凭着他那张脸和销魂的嗓音，就可以迷惑很多女人。很不幸的，丁美满还处于清醒状态，“死回来？死你个头！你怎么还好意思说啊，知不知道我多久没吃饱过了？我之所以会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全都是因为你！是你怂恿我买那座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有收益、还得不断花钱供养的葡萄园！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我说过我可以养我老婆，可惜你不是。”

“少拿这种糊弄你旗下小明星的话来搪塞我。那是谁害我两天没东西吃的？我要是再不回来工作，早晚客死异乡。”对方那种云淡风轻的口气，没能打消她高涨的怒火。是谁故意弄丢她的手机，藏了她的银行卡，然后又无端消失，把她丢在门口只有一片海的死别墅里？如果不是她足够了解他藏东西的喜好，搞不好现在自己只能在阎王面前哭诉他的罪状了。

“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迁怒。”他顿了顿，似乎在处理什么事，然后又继续道，“把你害成这样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贾天夏吧？”

“别跟我提这个人……”她反射性地吼。

“见过他了？”他笃定地打断她。

“……”她没再说话，咬着唇，随手敲打着面前键盘上的 delete 键，以为这样就能把混乱的思维全都删除。

事实上，她也不需要回答了，那个男人已经失去耐心，不愿再听她抱怨生活惨状，直接切断了电话。听筒里传来很有规律的忙音，美满愣了很久才缓过神，徒劳地对着听筒低吼：“喂，凌嘉康！你保证过不会再挂我电话的！”

自然，她得不到任何回应。

这时很不识相的莫蔷薇推门而入，直冲着正在走火的枪口撞来，“美满姐，这个是台长对你那档新节目的定位，他让你先看一下，有什么意见可以等下开会讨论……”

“你不懂敲门吗？”莫蔷薇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，让美满本就饱涨的怒火找到了宣泄的靶子。

“啊？”莫蔷薇无辜地眨了眨眼。

“你是来上班的吗？”

“是、是啊……”

“这里只有我，没有贾天夏，你没必要又是露肩又是低胸的在我面前晃悠，你有的这些我都有，并且我还比你丰满比你翘。”

狐狸精最擅长的技巧是什么？莫蔷薇做了最佳诠释，眼神拿捏得楚楚可怜又不缺少对爱的执著坚定，表情在无辜与不屈中游刃有余，末了，惹人怜惜的声音中还得粉饰上些许亲昵，“可是……你和天夏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”

天夏！听听，多亲密无间的称呼。认识了二十多年，还有过真真切切的夫妻名分，可她从来都还是连名带姓地叫那个烂男人。

“难道我跟贾天夏离婚了就不能做你的制作人，不能要求你衣着得体地出现在我面前吗？”

“……我知道了，会注意的。”

“还有，你的香水太刺鼻了，明天换一种。”

“好！刚好天夏送了一款新香水，我明天就换。”莫蔷薇微笑回应，临走前还不忘炫耀一番，心里早就不屑地把丁美满从头到脚批判了个遍，这种下堂泼妇基本属于最没战斗力的那一类。

美满没心思同她计较，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后，看了眼时间，还有半小时就该开策划会了。她只能逼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烦人的事，粗略地翻了下所谓台长对新节目的定位，随即就粗暴地扔开文档，起身，随意披上披肩，直冲小会议室而去。

她没什么意见，寄人篱下，替人打工，自然是老板说什么她就做什么。但有一条是她唯一的底线，坚决不想让步，不然这工作绝对没法开展！

不礼貌地踹开会议室大门，再一抬脚轻松地把门踢上，大步上前，狠狠地把文件朝着会议桌丢去，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后，不理睬周遭投来的诧异目光，美满态度坚决地发表意见，“什么都可以，唯独不能让莫蔷做这档节目的主持人。”

这种命令式的口吻把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降到了冰点，整个团队都眨着眼，默契地选择明哲保身不发表意见。而美满口中提到的当事人莫蔷，则依旧保持着温婉笑容，紧挨着台长而坐。挑眉望了望盛怒中的丁美满，她不动声色，笑容依旧，暗地里偷偷狠掐了台长一下。

力道不轻不重，还带着些许撒娇的意味，却也足够让台长缓过神。夹在左右为难的境地，台长尴尬地咳了声，决定先把话题扯开，“先不提这个，开会前我还有其他事要说。”

虽没有被直接拒绝，但美满还是能感觉到这种坚持想要得到认可很难。她选择暂且忍气吞声，听话地在台长身旁另一个空位上坐下，等着他开口。

“后天晚上有个品牌时尚派对，每家电视台都有一张邀请函，那种场合明星和名流云集，是拉赞助和疏通人脉的好机会。美满，你后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我想让你去。”在没有旁人干扰的情况下，台长大人还是很有理智的。像丁美满这种新上任的制作人，很需要去应酬一下。

“好。”美满想也没想就应承了下来，她的确需要这样一场应酬。

既然双方都无异议，那这个话题可以结束，进入正题了，偏偏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
“我想去。”

谁也没料到，莫蔷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……你去做什么？”就连台长都花了些时间才压低声音问道，语气里没有丝毫责怪，倒像是对自家情人束手无策的无奈。